

# 库车古城的保护利用

杨明方 李亚楠

## 传承之光



### 核心阅读

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续时间最长、历史文化遗产类型最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库车被称为“露天博物馆”，体现着历史的厚重辉煌，彰显着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建设龟兹博物馆、建成并开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中心等举措，库车正在成为融合历史人文与现代气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样本。



生活的这片土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买买提·吾普尔信心满满。

### 烟火气重回龟兹小巷

阳光透过艾德莱斯丝绸制的“油纸伞”，洒下一地斑驳的光影；家里的老物件摇身一变，成了墙壁的新装饰；老屋各色花纹的彩门沉淀着岁月气息……位于库车萨克萨克街道库其艾日克社区的龟兹小巷，处处呈现少数民族的民俗特点，吸引了不少游客。

库车拥有5个历史文化街区，2023年以来，在加大老城保护力度的基础上，采用“不拆建只添置”的方式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提升，逐步完善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打造文旅消费集聚区，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开拓当地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的渠道。

曾经废弃的面粉厂也有了新用途。位于库车清代子城西半部的库车面粉厂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曾是南疆规模最大的面粉生产厂。面粉厂搬迁后，旧址于2023年完成一期改造，外部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原本的平房结构，建成“龟兹数字创意园”，包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字展示馆、龟兹书屋、游客接待中心，二期改造还将增加龟兹数字展厅、龟兹传统技艺传承中心。

今年3月，《库车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3—2035）》正式对外发布，按照规划，库车将在名城保护、民生建设

改善、特色产业培育上持续发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为此，我们将每年的3月15日设立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纪念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加快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让库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名片更加璀璨夺目。”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库车市委书记王鲁军说。

烟火气重回龟兹小巷，曾经搬走的不少老住户又搬了回来。马依然·努尔开在这里的杂货铺生意逐渐红火了起来。“现在环境变好了，游客变多了，咖啡店、奶茶店也开起来了，很多人在家门口支上小摊、做起生意。”马依然·努尔说。

### 年轻人加入文化传承队伍

舞者双臂举起，头向右倾，眼睑下垂，右脚踏地，仿佛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描绘的龟兹舞蹈形象……眼前的舞蹈，正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库车赛乃姆，其“撼头”“弄目”“跷脚”“弹指”等舞蹈动作与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所述西域乐舞之情状基本一致。库车赛乃姆舞蹈难度大、要求高，上世纪90年代，一些掌握舞蹈技艺的老艺人先后去世，技艺传承一度遇到困难。当地大力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重视对非遗的挖掘研究保护传承工作，激发青少年学舞、跳舞的热情和积极性。2012年，库车民间舞蹈家那斯尔·奴苏尔被评为库车赛乃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到现在，他的学徒已有500余人。这项宝贵的舞蹈艺术重现活力。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年来，库车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出台了关于库车文物的总体保护规划，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库车文化馆馆长罗志娟说：“目前，库车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146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2项，非遗传承人有500余名，我们通过申请非遗专项资金、展演、补贴等方式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并通过师徒带徒的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文化传承队伍。”

今年33岁的依再提古丽·努尔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顶碗舞的自治区级传承人。大学毕业后，她一直从事舞蹈培训工作，目前她培训后能独立表演顶碗舞的演员就有50多人，其中多人拿过各类舞蹈比赛大奖。

发源于2000多年前的萨玛瓦尔舞，是新疆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歌舞与杂技于一体，既有观赏性，又具竞技性。它从龟兹人接待宾客的仪式演变而来，深受百姓喜爱。

在唢呐、铁鼓的伴奏下，舞者头顶数公斤重的铜盘、铜壶或叠起的细瓷小碗等道具，在转身、直立、下跪、旋转、急停等舞蹈动作中时刻保持动人的舞姿……库车龟兹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爷爷的萨玛瓦尔》获得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

通过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建设龟兹博物馆、建成并开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中心等举措，库车正在成为融合历史人文与现代气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样本。

图①：库车东湖公园（局部）俯拍。  
图②：库车土陶匠人在制作土陶。  
图③：库车城市（局部）俯拍。

以上图片均为库车融媒体中心提供  
版式设计：沈亦伶

树木不仅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还提供能源、食物、药材及各种副产品

我国多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出土有经济林和果树的植物遗存，说明古代先民很早就将树木的利用纳入日常的吃穿住用中。

宁绍平原是钱塘江南岸一块东西向狭窄的沿海平原，是史前古人类文明的活动中心。浙江省余姚市施岙遗址位于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东部，西南距河姆渡遗址7.5公里，东南距田螺山遗址400米左右。在施岙遗址发现的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考古依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存之一。在古稻田西南角两个探方底部，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段树木枝干。对古树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并用树轮校正曲线校正，确定树木年代为公元前2520年，距今已有4500多年，属于良渚文化时期。对古树和现生树木木材进行解剖学分析，鉴定其为杨梅，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最为确切的杨梅树遗存。

杨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既可生食，也可制作蜜饯、果酱，还可酿酒，杨梅果肉、果核、树皮、树根等部位亦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施岙遗址的杨梅古树遗存尤其值得关注，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我们全面认识先民饮食结构、深入研究生业经济提供了资料。

从公元前2520年的杨梅树，我们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宁绍平原先民的食物来源和种植种类是多样的。宁绍平原的生业经济中最重要的水稻、板栗、菱角、芡实等在9月以后成熟，在6月到9月的这段时间，杨梅、野葡萄和猕猴桃等可补充粮食的不足。

先民种植的植物种类十分广泛。距施岙遗址不远的田螺山遗址，出土了青冈属、栎属、水青冈属、桃属、梨属等经济林和果树的木炭，还发现了大量橡子坑以及松、桃、梅、樱桃、南酸枣等的种子或果核。田螺山遗址周边水田广布，水稻种植业兴盛。但在距今6500—6000年间，青冈属木炭遗存绝对数量达到了顶峰。专家推测，这一时期受海侵影响，稻田分布面积大幅缩减，水稻已不足以支持遗址所需，转而加强了橡子的采集，这与后世文献记载的“橡子，俭岁可食，以为饭”一致。

在长江下游的余姚河姆渡、萧山跨湖桥、吴兴钱山漾、余杭茅山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桃核。桃果外观艳丽，肉质细腻，营养丰富，根、叶、花、仁可入药，甜仁可食用。有学者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先民至少在距今7500年就开始对桃进行人为选择。此外，还发现樱桃、猕猴桃和柿。柿果实脱涩后可生食，或加工制成柿饼柿霜，柿蒂可入药，有祛痰镇咳、降气止呃等功效。柿树皮含鞣质。柿为果粮兼用食品。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部分柿属种子尺寸很小，跟现代野生柿属相仿。但在某一处样本中集中出土的柿属种子，尺寸与现代栽培品种接近，当时或许已有特定柿属种类被专门采集或管理。南酸枣果酸甜可食，并可酿酒，树皮和果实皆可入药，可以消炎解毒、治火烫伤。除田螺山遗址外，河姆渡遗址也有南酸枣出土。

可以看出，树木不仅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还提供能源、食物、药材及各种副产品。除了以水稻为主食外，先民也广泛采集野生植物和果树的果实作为补充。深入研究农业遗存的价值，对于我们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我们要更加重视林木资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野生植物资源的食用价值。



施岙遗址出土的古树木遗存。王树芝供图

## 从杨梅古树谈起

王树芝

## 文物探掘专业技术人员牛秀平——

# 投身田野考古一线40年

王志强



牛秀平（左二）带领学生在蒲州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王志强供图

在2022年度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表现优异的30名同志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探掘专业技术人员牛秀平便是其中之一。

从1984年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工作开始算起，牛秀平投身田野考古一线已经40年，先后参与了吉县柿子滩、芮城清凉寺、沁水八里坪、晋阳古城、辽代应州城、霍州陈村窑窑址等重要考古发掘项目80余项，参与发掘的项目多次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西省重要考古发现”等荣誉。“霍州陈村窑窑址”获得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的田野工作技术水平得到业内高度认可，在山西博物院、山西考古博物馆、运城博物馆、大同博物馆等都可看到他修复的文物。

1984年太原娄睿墓壁画的修复工作，是牛秀平职业生涯的起点。牛秀平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在父辈“踏踏实实做事”“要干就要把活儿干好”的叮嘱中长大。这种言传身教的朴实家风让他养成了踏实认真的性格。高中毕业，虽然他未如愿考上大学，但早早学得的泥瓦手艺让他可以行走四方。他踏实认真的态度给工作团队留下深刻印象。1985年，他被推荐到榆次猫儿岭参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举办的文物修复培训班，系统学习考古发掘和陶瓷器保护修复，逐渐喜欢上了考古发掘和修复工作。

多年来，牛秀平虚心向考古队长们请教，边干边学，田野考古的经验和知识慢慢丰富了

起来。“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是牛秀平的追求。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反复打磨专业技术，逐渐成为考古发掘技术领域的行家里手。

2000年开始，作为主要技术人员，牛秀平参加了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柿子滩10年的考古工作中，牛秀平是在考古探方驻留时间最长的工作人员。这次考古工作中，他们发现了至少有2万年历史、制作精美的蚌贝类穿孔装饰品，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重要发现。

2012年，作为主要技术人员，牛秀平参与了“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晋阳古城始建于春秋中晚期，是春秋至唐五代一处大型城址，遗存丰富而复杂。牛秀平全身心投入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一干就是3年。这期间，作为一线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常态就是拿着一个小刷、一把手铲，不论严寒酷暑，一蹲就是一整天，缓慢、细致地清理出一个个遗迹、一件件器物。后来，为配合做好实证研究，他又连续7年参与了出土遗存的系统整理及周边遗址、基址的发掘保护工作。历经10年，牛秀平和晋阳古城考古团队为考古研究者提供了宝贵材料。

牛秀平还曾作为技术人员参加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这次任务时间紧、任务

重，情况复杂、难度大。受限于当时的技术，高水位对于遗址发掘的影响一直无法有效解决，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牛秀平冲在第一线，用最“笨”的方法，在水位升高前，一遍遍抽水、一点点清理，与时间赛跑、与水位竞赛。最终，在共同努力协作下，大家高质量完成了考古发掘、资料记录及文物提取等工作，抢救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为工作经验丰富、技术能力突出的考古技术人才，牛秀平曾多次担任山西大学等高校考古专业的田野考古发掘现场指导老师。“每次学生来实习，考古领队们会系统地讲授，这也成为我更好地结合实践经验学习提高的过程。”牛秀平谦虚地说。他还多次担任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的指导老师，对考古技术新人倾囊相授。

从事这样一份工作，注定和家人聚少离多，付出更多艰辛。在牛秀平从业的40年间，有很多年他与黄土为伴的时间长达300余天，过节无法回家是常事。有时，他把家人带到考古发掘现场或博物馆，家人看着一件件文物经过他的修复重现光彩，逐渐了解了考古工作的意义，愈发支持他的工作。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牛秀平感慨：“我对家人有诸多愧疚，但考古是自己选择的事业，要做就得做好。每次看到亲手发掘的遗迹和修复的器物，成就感油然而生。”正是这份朴素的信念，让他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坚守了40年。如今，他仍奋战在考古一线，为考古技术人才的薪火传递贡献力量。